

學校名稱：私立曉明女中
年 級：一年級
班 級：高一丁
科 別：
名 次：第三名
作 者：林庭羽
參賽標題：被遺忘的憂鬱
書籍 ISBN：
中文書名：憂鬱三千公尺
原文書名：
書籍作者：路寒袖
出版單位：聯合文學
出版年月：2003 年 04 月
版 次：初版

一●相關書訊：

登高三千公尺，路寒袖的胸懷視野，比天空低一點，比雲層高一些，而他雙腳所站立的位置就在結結實實的土地與多情的人間。從鄉村到城市，再又回歸土地，他凝視的關懷與角度，落在番薯與稻米生長的平疇原野。現代社會，都市叢林多於田園鄉村，雖然居處大都會地區交通方便，不論媒體資訊亦或生活必需品，取得甚是容易；小孩在都市學校讀書，也較能掌握大考趨勢；至於找工作一套句現代都會人的說詞：比較有出路。在共同記憶不斷流失的我們所居住的這塊土地上，路寒袖記錄的顯影，不只是他的憂鬱，也是我們的情感所依。這是一個充滿鄉土情懷，對著這塊寶島有深深情感，也有些無奈和感慨的作家——路寒袖的憂鬱。

二●內容摘錄：

我在一片灰白的世界裡打著哆嗦，腦中卻是色彩明亮氣勢雄偉奇峰盛景，這距離我登雪山歸來還不到一個月的時間，高山給我的感動已重過一座百岳，在這三千公尺以上的高山我好像才看到真正的台灣，而被毀壞殆盡的三千公尺以下的台灣，剩下的大概只有憂鬱了。（p.88~89）

三●我的觀點：

「憂鬱」竟有「三千公尺」這樣高？

這是一個充滿鄉土情懷，對著這塊寶島有深深情感，也有些無奈和感慨的作家——路寒袖的憂鬱。

當台灣還是農業社會時，民風淳樸、環境單純，孩子們生活在沒有機詐詭譎的環境中；或裸著身體在溪邊游泳，或在已收割的稻田裡放風箏，或偷摘鄰居家露出圍牆的芒果，或大夥兒一起到鄰居家看黑白的「大力水手」卡通……。在那個純樸的年代，沒有詐騙集團的騷擾電話，不用擔心市面上充斥黑心商品，更不必憂慮孩子被綁架；在那個物質缺乏的年代，人們不富裕，但卻彼此關懷，相互扶持。

至今現代社會，都市叢林多於田園鄉村，雖然居處大都會地區交通方便，不論

媒體資訊亦或生活必需品，取得甚是容易；小孩在都市學校讀書，也較能掌握大考趨勢；至於找工作一套句現代都會人的說詞：比較有出路。

但是，我們是否有隨著科技「更新自己」？我們是否遺忘了什麼？

〈畫幅裡的陰影〉一文，為保有新店溪的原貌，路寒袖極希望此地公車不要開通，而他也目睹大人教導小孩「垃圾可隨地丟棄」—因為「笨」學生們「自然會撿」；〈無法翻譯的嘴型〉一文，釣客們丟棄過於稚小的魚兒在防波堤上，任陽光曝曬直至死亡；〈寂寞〉一文，老藝術家選擇編織藝術這條鮮有人的漫漫長路，但最後他只希望早日能尋得一位衣鉢傳人；〈殺戮戰場〉一文，社區變作野狗集散地，野狗接二連三的惡習諸如隨地拉屎撒尿、深夜群吠又愛虛張聲勢，看在路寒袖眼裡便是小人朋比為奸、不學無術卻故作高尚的顯現。

我想到好一陣子前鬧得沸沸揚揚、極具爭議的蘇花高，倘若真的興建了，擁有蔚藍白沙岸、最多天然叢林的台灣東部，會不會因土地開發而蕩然無存，從此走入歷史呢？還有嚴重的城鄉差距：來自瑞村的原住民孩子懂得山中哪些植物、果實或菇類可以食用和治病，但要是將他們送進「都市叢林」呢？或是現在的政治生態，政治人物似乎全為了自個兒利益，既是明爭暗鬥又是爾虞我詐，時時刻刻操弄意識形態，更可恥的是將民眾間政治對立完全怪至對方，毫無反省之思……。

「在這三千公尺以上的高山，我好像才看到真正的台灣，而被毀壞殆盡的三千公尺以下的台灣，剩下的大概只有憂鬱了。」這是路寒袖在〈憂鬱三千公尺〉同書名的文章中提及的。

有些東西正在慢慢消失。也許很久很久以後，那些東西雖然依舊存在於書冊或是老祖父母的記憶之中，但它終究漸漸被遺忘，剩下那些被傳承下來的佔了全部多少？

盼望我們留給後代子孫的非不回首地一路向前，和自私的短視，還要一顆真正關懷土地的真誠、反省的心。

四●討論議題：

自古以來，許多動物即被人類豢養作家禽家畜，等待著幫人類工作、被宰殺成為桌上菜餚；或被獵殺，或被遷入動物園飼養供人類教育觀賞，或被當成實驗室活體試驗者亦不計其數。儘管弱肉強食，每個物種依然有其存活的權利。人類是否真的有權利決定其他物種的生死？而怎樣的作法才是最兩相得宜？